存性編

存性編序

三代以上不言性而性存宋明以後日言性而性亾世之學者嘩則知其然歟書言民性誥后之綏猷也詩詠秉彝美山甫也皆偶舉之不以立教孔子承唐虞三代道統性天不可得聞孟子時言者棼如不得已直指性善羣議始一荀楊韓李而下言性之家復紛而最衆於宋世教人以性爲先而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爲二其意以爲推明道原而後道可正也而不知帝王孔孟之教法至是而變矣返觀靜坐使佛氏心性幻談得與吾儒淆亂且以氣質爲有惡使庸人得以自諉而牟利漁色秩奪之極禍皆將謂由性而發自宋末以迄今日儒者承之議論紛出半信半

疑于其際然則聖人之教法豈可以輕變歟今去孔孟二千年而習齋顏先生出才甚大思甚膚志卓而守嚴遠于程朱陸王近于江村夏峯無不究極其學乃豁然獨見孔孟遺緒作三存編首以存性謂理即氣之理氣即理之氣清濁厚薄純駁偏全萬有不齊總歸一善其惡者引蔽習染耳因列七圖以明之于是孟子言性善之旨始著教人踐形以爲存養勿躐言性天于是佛氏寂守心性以形氣爲六賊之異言始無所亂嗟乎性之不明久矣得先生辭而辯之而孟子之言性存而唐虞三代孔門寓心性于政教而不輕語人以性者亦存而究之性之體用本自如是必如是爲言即如是爲功而弁不事夫言而後吾之性存

天下之性俱存訓非二千年後卓然特起以明聖道者歟塨從遊久頗于提命餘窺其領要一日命塨作序曰子知吾言性之意可以序矣予知吾不欲言性之意可以序矣是編也本之天地衷之聖賢爲天下萬世慮先生不得已之苦心益三致意焉若天下後世之人得已而不已是將以性與天道爲游談之藪聚訟之具也而豈聖教之所許也哉

康熙戊辰冬月蠡吾門人李塨書於陑陽館舍

校訂同人姓氏

許三禮酉山 安陽　李因篤天生 富平

梁廷援以道 鄢陵　朱[illegible]寧居 湯陰

齊[illegible]泰階 荊州　羅[illegible]毅亭 廣東

溫德裕益脩 三原　朱　敬主一 湯陰

郭金城子固 遼左　曹[illegible]乾參 遼左

刁　包非有 祁州　張來鳳公儀 寧晉

王餘佑介祺 新城　孫望雅君孚 容城

劉崇文孽南 蠡縣　王　乾莽九 清苑

陳　鋐國鎮 涿州　呂　申文甫 清苑

李明性洞初 蠡縣　王之徵五修 新安

楊爾淑湛子 新安
魏錫直帝臣 博野
陳[illegible]見茀 清苑
馮雲徵禕升 安州
閻中寬公度 蠡縣
張鵬舉文升 蠡縣
王復禮草堂 錢塘
尚重威如 新鄉

張鼎彝東巖 東鹿
李[illegible]木天 商水
王經邦咸休 祁州
王養粹法乾 蠡縣
郝文燦公函 肥鄉
李[illegible]篤生 河間
黃曰瑚宗夏 歙縣

受業門人姓氏

王　源崑繩　大興	國之元公玉　深州
石[illegible]子雲　蠡縣	王學詩全四　完縣
王　堂思白　蠡縣	彭好古敏求　蠡縣
張　澍霖生　蠡縣	拉　江[illegible]　滿洲
宋希濂方舟　蠡縣	曹敦化萬初　淶水
邊之藩海若　博野	顏士倧宗人　博野
李　塨剛主　蠡縣	周　琦崑來　江學
顏士鎮[illegible]　博野	顏士佶[illegible]　博野
徐　适仲容　彰德	夏希舜[illegible]　博野
苗尚信[illegible]　肥鄉	顏修巳敬甫　博野

李植秀果亭　祁州
李　培益溪　蠡縣

顏爾儼崑甫　博野
鍾　錢金若　博野

郝[illegible]　肥鄉
朱本良[illegible]　湯陰

賈易生生　蠡縣
曹可成[illegible]

李[illegible]　商水
顏保邦[illegible]　博野

呂宗伊[illegible]　肥鄉

存性編目

卷一

卷二

駁氣質性惡

博野 顏元 著

程子云論性論氣二之則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禀有然也朱子曰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而又曰既是此理如何惡所謂惡者氣也可惜二先生之高明隱爲佛氏六賊之說浸亂一口兩舌而不自覺若謂氣惡則理亦惡若謂理善則氣亦善葢氣卽理之氣理卽氣之理烏得謂理純一善而氣質偏有惡哉譬之目矣眶皰睛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眶皰睛乃視邪色乎余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

眶皰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視即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畧遠近則才之强弱皆不可以惡言葢詳且遠者固善即畧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惡于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爲然其爲之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于氣質是必無此目而後可全目之性矣非釋氏六賊之說而何孔孟性旨湮沒至此是以妄爲七圖以明之非好辯也不得已也

明明德

朱子原亦識性但爲佛氏所染爲世人惡習所混若無程

求氣質之論當必求性情才及引蔽習染七字之分界而判情才之皆善與後日惡之所從來判然矣惟先儒既開此論遂以惡歸之氣質而求變化之豈不思氣質即二氣四德所結聚者烏得謂之惡其惡者引蔽習染也惟如孔門求仁孟子存心養性則明吾性之善而耳目口鼻皆奉令而盡職故大學之道曰明明德尙書贊堯首曰欽明舜曰濬哲文曰克明中庸曰尊德性既尊且明則無所不照譬之居高肆望指揮大眾當惻隱者即惻隱當羞惡者即羞惡仁不足以恃者即以義濟之義不足以恃者即以仁濟之或用三德並濟一德或行一德兼成四德當視即視當聽即聽不當即否使氣質皆如其天則之正一切邪色

淫聲自不得引蔽又何習于惡染于惡之足患乎是吾性以尊明而得其中正也六行乃吾性設施六藝乃吾性材其九容乃吾性發現九德乃吾性成就制禮作樂燮理陰陽裁成天地乃吾性舒張萬物咸若地平天成太和宇宙乃吾性結果故謂變化氣質爲養性之效則可如德潤身睟面盎背施于四體之類是也謂變化氣質之惡以復性則不可以其問罪于兵而責染于絲也知此則宋儒之言性氣皆不親切惟吾友張石卿曰性即是氣質之性堯舜氣質即有堯舜之性呆獃氣質即有呆獃之性而究不可謂性有惡其言甚是但又云傻人決不能爲堯舜則誣矣吾未得與之辨明而石卿物故深可惜也

棉桃喻性

諸儒多以水喻性以土喻氣以濁喻惡將天地予人至尊至貴至有用之氣質反似爲性之累者然不知若無氣質理將安附且去此氣質則性反爲兩間無作用之虛理矣孟子一生苦心見人即言性善言性善必取才情故迹一一指示而直指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明乎人不能作聖皆負此形也人至聖人乃克滿此形也此形非他氣質之謂也以作聖之具而謂其有惡人必將賤惡吾氣質程朱敬身之訓又誰肯信而行之乎因思一喻曰天道渾淪譬之棉桃殼包棉陰陽也四瓣元亨利貞也軋彈紡織二氣四德流行以化生萬物也成布而裁之爲

衣生人也領袖襟裾四肢五官百骸也性之氣質也領可護項袖可藏手襟裾可蔽前後即目能視耳能聽子能孝臣能忠之屬也其情其才皆此物此事豈有他哉不得謂棉桃中四瓣是棉軋彈紡織是棉而至製成衣衫即非棉也又不得謂正幅直縫是棉斜幅旁殺即非棉也如是則氣質與性是一是二而可謂性本善氣質偏有惡乎然則惡何以生也則如衣之著塵觸汚人見其失本色而厭觀也命之曰汚衣其實乃外染所成有成衣即被汚者有久而後汚者有染一二分汚者有三四分以至什百全汚不可知其本色者然只須煩撋澣濯以去其染著之塵汚已耳而乃謂洗去其襟裾也豈理也哉是則不特成衣不可

訓之污雖極垢敝亦不可謂衣本有汚但外染有淺深則擱滌有難易若百倍其功縱積穢可以復潔如莫爲之力即蝇點不能復素則大學明德之道日新之功可不急講歟

借水喻性

程朱因孟子嘗借水喻性故亦借水喻者甚多但主意不同所以將孟子語皆費牽合來就已說今即就水明之則有目者可共見有心者可共解矣程子云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此非正以善惡雖不同不可以惡者不爲性乎非正以惡爲氣質之性乎請問濁是水之氣質否吾恐澄澈淵湛者水之氣質其濁之者乃雜入水性本

無之土正猶吾言性之有引蔽習染也其滀之有遠近多少正猶引蔽習染之有輕重淺深也若謂濁是水之氣質則濁水有氣質淸水無氣質矣如之何其可也

性理評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

此語可詫性善二字如何分輕重誰說是對言若必分輕重則孟子時人競言性但不知性善耳孟子道之之意似更重善字

朱子述伊川曰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于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情既熾何是歸罪于情矣非王子曰程子之言似不非
熾便是惡予曰孝子之情濃忠臣之情盛熾亦何惡賢
者又惑于莊周矣
又曰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于有節
與無節中節與無中節之間耳
以不中節爲非亦可但以爲惡矣則不可彼忠臣義士
不中節者豈少哉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
亦未嘗不善至于物至知誘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
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賢說得惡
字煞遲

此段精確句句不紊層次吾之七圖亦適以發明朱子之意云爾而乃他處多亂何也以此知朱子識詣之高而未免惑於他人之見耳　按朱子此段是因樂記語而釋之可見漢儒見道猶勝宋儒

又述韓子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

先生輩亦雜佛老矣

張南軒答人曰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玩程子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葢以易繼善

句作已落人身言謂落人身便不是性耳夫性字從生心正指人生以後而言若人生而靜以上則天道矣何以謂之性哉

朱子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人亦有偏塞如天啞天閹是也物亦有明暗如沐猴可教之戲鸚䳇可教之言是也

程子曰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揚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禀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噫楚越椒始生而知其必滅若敖晉揚食我始生而知其必滅羊舌是後世言性惡者以爲明証者也亦言氣

質之惡者以爲定案者也試問二子方生其心欲弑父與君乎欲亂倫敗類乎吾知其不然也子文向母不過察聲容之不平而知其氣稟之甚偏他日易于爲惡耳今即氣稟偏而即命之曰惡是指刀而坐以殺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殺賊乎程子云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可爲善論而惜乎不知氣無惡也

朱子曰氣有不存而理却常在又曰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此理

後言不且以已矛刺已盾乎

孔孟言性之異畧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

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

愚謂識得孔孟言性原不異方可與言性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性也何嘗專言理況曰性善謂聖凡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謂全無差等觀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將生安學利困勉無不在內非言當前皆與堯舜同也宋儒強命之曰孟子專以理言寃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二語乃自罕言中偶一言之遂爲千古言性之準性之相近如真金輕重多寡雖不同其爲金俱相若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將天下聖賢豪傑常人不一之姿性皆于性相近一言

包括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將世人引蔽習染好色好貨以至弑君弑父無窮之罪惡皆于習相遠一句定案故曰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材爾殊也孔孟之旨一也昔太甲顚覆典刑如程朱作阿衡必將曰此氣質之惡而伊尹則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大約孔孟而前責之習使人去其所本無程朱以後責之氣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氣質自諉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難移之諺矣其誤世豈淺哉

此理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

以聖賢所罕言而諄諄言之至於何年習數何年習禮

何年學樂周孔日與天下共見者而反後之便是禪宗

邵浩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會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

善哉書記認性真確朱子不如大舜舍己從人矣殊不思夫子言相近正謂善相近也若有惡則如黑白氷炭何近之有

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荀楊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得氣

不本然便不是性

問氣質之說起自何人曰此起于程張其以爲極有功于聖門有補於後學

程張隱爲佛氏所惑又不解惡人所從來之故遂杜撰氣質一說誣吾心性而乃謂有功聖門有補來學誤甚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于惡耳

玩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語則程子本意亦未嘗謂氣質之性有惡凡其所謂善惡者猶言偏全純駁清濁厚薄焉耳但不宜輕出一惡字馴至有氣質惡爲吾性害之說立言可不慎乎　流於惡流字有病是將謂源善而流惡或上流善而下流惡矣不知源善者流

亦善上流無惡者下流亦無惡其所謂惡者乃是他途岐路別有點染譬如水出泉若皆行石路雖自西海達于東海毫不加濁其有濁者乃虧土染之不可謂水本清而流濁也知濁者爲土所染非水之氣質則知惡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氣質矣

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鶻突雖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曰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的這箇與做性耶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這箇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此段朱子極力刻畫氣質之惡明乎此則氣質之有惡昭然矣大明乎此則氣質之無惡昭然矣夫氣偏性便偏一言是程朱氣質性惡本旨也吾意偏于何物下文乃曰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便是惡嗚呼世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人耶人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性耶不過偏勝者偏用事耳今即有人偏勝之甚一身皆是惻隱非偏於仁之人乎其人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為聖也當如伊尹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為屈原一流人其下頑不知學則輕者成一姑息好人重者成一貪溺昧罔之人然其貪溺昧罔亦必有外物引之遂

爲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爲後起爲本來此好色好貨大率偏于仁者爲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惻隱曰此是好色此是好貨豈不誣乎即有人一身皆是羞惡非偏於義之人乎其人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爲聖也當如伯夷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海瑞一流人其下頑不知學則輕者成一傲岸絕物重者成很毒殘暴之惡人然其很毒殘暴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爲後起爲本來大率殺人戕物皆偏於義者爲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羞惡者曰此是殺人此是戕物豈不誣乎墨子之心原偏於

惻隱遂指其偏於惻隱者謂之無父可乎但彼不明其德無斷義之功見此物亦引愛而出見彼物亦引愛而出久之相習即成一兼愛之性其弊至視父母如路人則惡矣然亦習之至此非其孩提即如此也即朱子亦不得不云孟子推其弊至于無父則下句不宜承之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朱子曰濂溪説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説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説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質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

既云氣稟之性即是四端之性別無二性則惡字從何

加之可云惡之性即善之性乎蓋周子之言善惡或亦如言偏全耳然偏不可謂爲惡也偏亦命于天者也雜亦命於天者也惡乃成於習耳如官然正印固君命也副貳獨非君命乎惟由寅僭僞非君命耳如生物之本色然五色兼全且均勻而有條理者固本色也獨黃獨白非本色乎即色有錯雜獨非本色乎惟灰塵汙泥薰漬點染非本色耳今乃舉副貳雜職與僭僞同誅以偏色錯彩與汙染弁髦是惟正印爲君命純美爲本色惟堯舜孔孟爲性善也烏乎可　周子太極圖原本之道士陳希夷禪僧壽涯豈其論性亦從此誤而諸儒遂皆宗之歟

言若水之就下處當時只是滚說了蓋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顙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面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

竭盡心力必說性有惡何爲　弑父殺君亦是人然非人之性過顙在山亦是水然非水之性

水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水流未遠而濁是水出泉即遇沙壤之土水全無與也

水亦無如何也人之自幼而惡是本身氣質偏駁易于

引蔽習染人與有責也人可自力也如何可倫　人家

牆卑易于招盜牆誠有咎也但責牆曰汝即盜也受乎

哉

因言舊時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

水將沙石在箕中上面傾水從箕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

漸如故

此正洗水之習染非洗水之氣質也

而今講學用心著力都是用這氣去爭個道理

然則氣又有用如此而謂其有惡乎

或問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勉

齋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

是以偏爲惡矣則伯夷之偏清柳下惠之偏和亦謂之惡乎

愚嘗質之先師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

未發之前可羨如此則已發可憎矣宜乎佛氏之打坐入定空却一切也黃氏之言不愈背誕乎

氣有清濁譬如着些物蔽了發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

爲爲義之意却在裏面只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
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拆去了紙便自是光
此紙原是罩燈火者欲燈火明必拆去紙氣質則不然
氣質拘此性卽從此氣質明此性還用此氣質發用此
性何爲拆去且何以拆去　拆而去之又不止孟子之
所謂戕賊人矣
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
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
若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却是有性外之物也
以未發爲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是謂未出土時純是
麥既成苗時卽成麻與麥有是理乎至謂所以爲惡亦

自此理而發是謂吾人氣質並謂吾人性理其初尚近

韓子三品之論至此竟同荀氏性惡楊氏善惡混矣

北溪陳氏曰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楊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云云至程子于本性之外又發出氣質一段方見得善惡所從來又曰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程張于衆論無統之時獨出氣質之性一論使荀楊以來諸家所言皆有所依歸而世人無窮之惡皆有所歸咎是以其徒如空谷聞音欣然著論垂世而天下之爲

善者愈沮曰我非無志也但氣質原不如聖賢耳天下之爲惡者愈不懲曰我非樂爲惡也但氣質無如何耳且從其說者至出辭悖戾而不之覺如陳氏稱程子于本性之外發出氣禀一段噫氣禀乃非本來者乎本來之外乃别有性乎又曰方見得善惡所從來惡旣從氣禀來則指漁色者氣禀之性也黷貨者氣禀之性也弑父弑君者氣禀之性也將所謂引蔽習染反置之不問是不但縱賊殺良幾于釋氏㓂而因吾兄弟于㛐矣異哉

潛室陳氏曰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言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

不備孟子之說爲未備

觀告子或人三說是孟子時已有荀楊韓張程朱諸說矣但未明言氣質二字耳其未明言者非其心思不及乃去聖人之世未遠見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以氣質用力卽此爲存心卽此爲養性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故曰養吾浩然之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當時儒者視氣質甚重故雖異說紛紛已有隱壞吾氣質以誣吾性之意然終不敢直誣氣質以有惡也魏晉以來佛老肆行乃于形體之外别狀一空虛幻覺之性靈禮樂之外别作一閉目靜坐之存養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

入定也老者曰內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內丹也借四子五經之文行楞嚴參同之事以躬習其事爲祖述則自以氣骨血肉爲分外于是始以性命爲精形體爲累乃敢以有惡加之氣質相衍而莫覺其非矣賢如朱子而有氣質爲吾性害之語他何說乎噫孟子于百說紛紛之中明性善及才情之善有功于萬世今乃以大賢諄諄然罷口敝舌從諸妄說辯出者復以一言而誣之曰孟子之說原不明不備原不曾折倒告子噫孟子果不明乎果未備乎何其自是所見妄議聖賢而不知其非也

問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

抑氣質之性耶抑義理之性耶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詳詩與子言物則非性而何況朱子解物則亦云如有父子則有孝慈有耳目則有聰明之類非謂孝慈即父子之性聰明即耳目之性乎今陳氏乃云來問可施于物則不可施于言性是謂物則非性矣又云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是物則非義理之性並非氣質之性矣則何者爲物之則乎

大約宋儒認性大端既差不惟證之以孔孟之旨不合即以其說互發之亦自相矛盾各相牴牾者多矣如此之類當時皆能欺人且以自欺蓋空談易于藏醜是以舍古人六府六藝之學而高談性命也予與友人法乾王子初爲程朱之學談性天似無齟齬一旦從事於歸除法已多艱誤況禮樂之精繁乎昔人云畫鬼容易畫

馬難正可喻此

臨川吳氏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别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汚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

孟子時雖無氣質之說必有言才不善情不善者故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人見其禽獸也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凡孟子言才情之善即所以言氣質之善也歸惡于才情氣質是孟子所深惡是孟子所亟辯也宋儒所自恃以為備于孟子密于孟子發前聖所未發者不知其蹈告子二或人之故智為孟子所訶而闢之者也顧反謂孟子有未備無分曉然猶時有回護語未敢遽處孟子上至于元儒則公然肆口以為程朱言未備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言不明指荀楊世俗之論性者言也是夷孟子于荀楊世俗矣明言氣質濁惡污吾性壞吾性不知

耳目口鼻手足五臟六腑筋骨血肉毛髮俱秀且備者
人之質也雖蠢然猶異于物也呼吸充周榮潤運用乎五
官百骸粹且靈者人之氣也雖蠢然猶異于物也故曰人
爲萬物之靈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其靈而能爲者即
氣質也非氣質無以爲性非氣質無以見性也今乃以
本來之氣質而惡之其勢不並本來之性而惡之不已
也以作聖之氣質而視爲汚性壞性害性之物明是禪
家六賊之說其勢不混儒釋而一之不已也能不爲此
懼乎是以當此普地狂瀾汎濫東奔之時不度勢不量
力爲一葉之舟而欲挽其流多見其危也然而不容已
也　觀至雖與告子言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讀

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嘆曰吳臨
川何其似吾童時之見也吾十餘歲讀孟子至義內章
見敬叔敬弟之說猶之敬兄酌鄉人也公都子何據而
遽燎然不復問乎飲湯飲水之喻猶之敬叔敬弟也孟
季子何見而遂憮然不復辯乎至後從長之者義乎句
悟出則見句句是義內矣今觀孟子辯性諸章皆據人
情物理指示何其痛快明白告子性甚執不服必更辯
今既無言是已折倒也吳氏乃見爲不足解惑見爲未
折倒告子是其見即告子之見而識又出告子下矣
朱子曰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楊之口
程朱志爲學者也即所見異于孟子亦當虛心以思何

爲孟子之見如彼或者我未之至乎更硏求告子荀楊之所以非與孟子之所以是自當得之乃竟取諸說統之爲氣質之性別孟子爲本來之性自以爲新發之秘兼全之識反覩孟子爲偏而未備是何也去聖遠而六藝之學不明也孟子如明月出于黄昏太陽之光未遠專望孔子爲的意見不以用曲學邪說不以雜程朱則如末旬之半夜偶一明色睒爍之星出一時暗星旣不見比光而去日月又遠卽儼然太陽而明月亦不知尊矣又古者學從六藝入其中涵濡性情歷練經濟不得徧等力之所至見斯至焉故聰明如端木子猶以孔子爲多學而識直待晋老學深方得聞性道一聞夫子以

顏子比之爽然自失蓋因此學好大驚荒不得也後世誦讀訓詁主靜致良知之學極易于身在家庭目遍天下想像之久以虛爲實遂侈然成一家言而不知其誤也

吳氏曰程子性卽理也云云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云云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爲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命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

程張原知二之則不是但爲諸子釋氏世俗所亂遂至言性有二矣既云天地之性渾是一善氣質之性有善有惡非兩種性而何可云惡卽理乎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信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爲聖爲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曰英爽稟得敦厚者曰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長久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污（天命無污當作濁）者便爲愚不肖爲貧爲賤爲夭天有那氣生一箇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天之所命固是均一而氣稟便有不齊只看其稟得來如何耳

此段甚醇愚第三圖大意正仿此

三代而上氣數醇濃氣清者必厚必長故聖賢皆貴且富且壽以下反是

愚謂有司轉氣遲法惟行選舉之典則淸者自高自厚矣

程子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于天之謂性稟于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

罪氣因罪才故曰孟子時人言才情不善即氣質之說

程張氣質之性即告子二或人之見也

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

愚謂程朱即告子之說猶屬過度之語茲程子竟明許告子所言是且曰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似憾告子辭不達意者不知諸先生正不幸不遇孟子問故不自知其不是也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的去底才是有氣力去做底要知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此段確真乃有才情惡氣質惡程子密于孟子之語何也

伊川所謂才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考

伊川明言其不善乃是才也與孟子之說如冰炭之異

性燕越之異轍矣何得謂之小異乎

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與人說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智勇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辯告子生

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

氣質之性四字未爲不是所差者謂性無惡氣質偏有惡耳茲所引經傳乃止言氣質之性善者何嘗如程張之說哉朱子既惑于其說遂覩經傳皆是彼意矣若僕曲爲援引較此更似道心惟微義理之性也人心惟危氣質之性也命也有性焉義理之性也性也有命焉氣質之性也然究不可謂之有惡

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知爲體如五峯之說則仁與不仁禮與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箇大人欲窠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鑿脫非小失也

以氣質之性爲有善有惡非仁與不仁禮與不禮皆性
乎非説性是一大私欲竊子乎朱子之言乃所以自駁
也

博陵　顏元　著

性圖

竊謂宋儒皆未得孟子性善宗旨故先繪朱子圖于前而繪愚妄七圖于後以請正于高明長者

朱子性圖

性善

性無不善

惡

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只是不能善則偏於一端而爲惡

善

發而中節無性不善

右圖解云發而中節無性不善竊謂雖發而不中節亦不可謂有性不善也此言外之弊也惡字下云惡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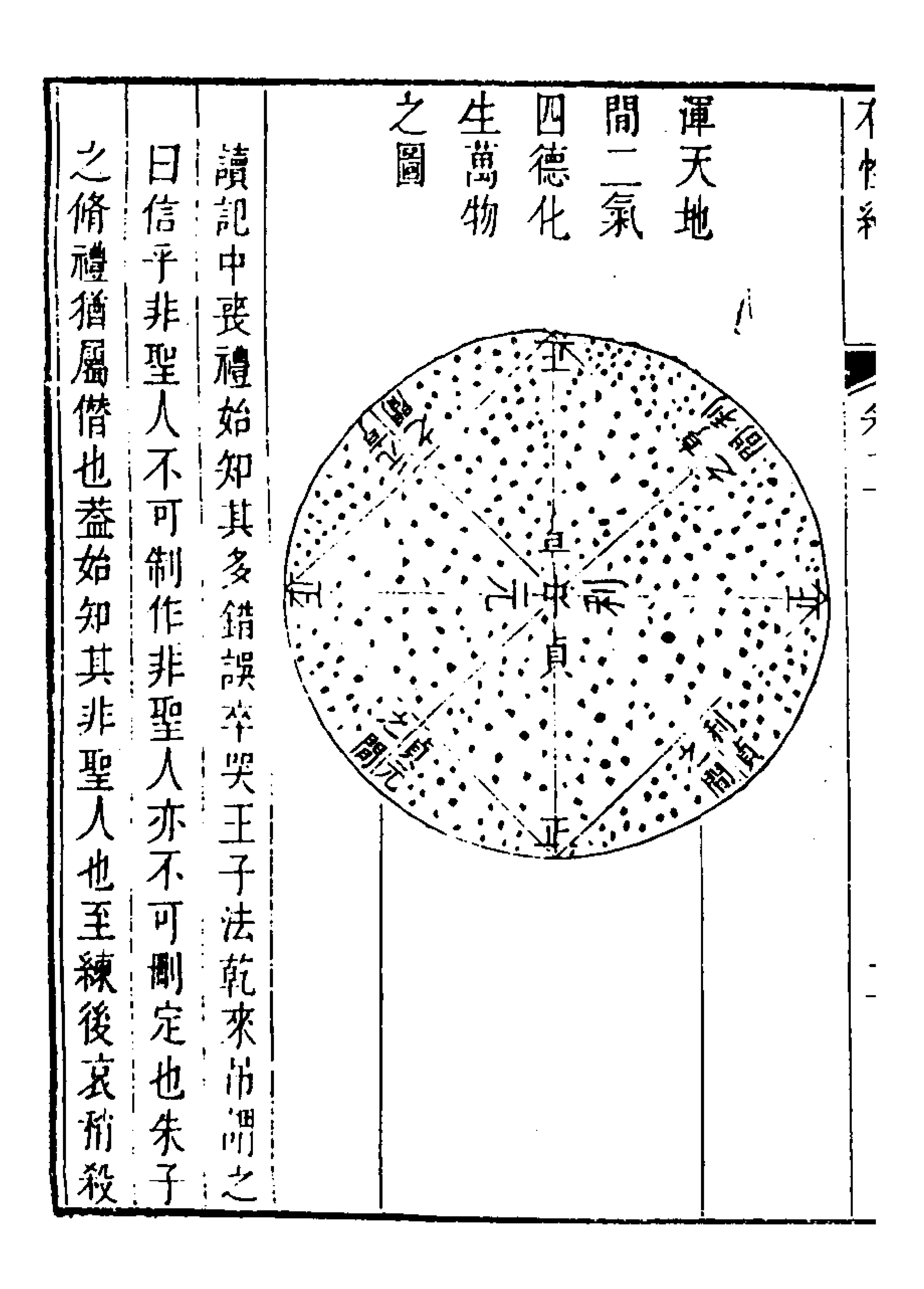
謂從善中直下來此語得之矣則惡字不可與善字相比為圖此顯然之失也又云只是不能善此三字甚惑果指何者不能為善也上只有一性若以性不能為善則誣性也若謂才或情不能為善則誣才與情也抑言別有所為而不能為善則不明也承此云則偏于一邊而為惡但不知是指性否若指性則大非性善二字更無脫離蓋性之未發善也雖性之已發而中節與不中節皆善也謂之有惡又誣性之甚也然則朱子何以圖也反覆展玩乃曉然見其意蓋明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之別故上二字註之曰性無不善謂其所言天命之性也下二字善惡並列謂其所言氣質之性也噫氣質

非天所命乎抑天命人以性善又命人以氣質惡有此二命乎然則程張諸儒氣質之性愈分析孔孟之性旨愈晦蒙矣此所以敢妄議其不妥也

妄見圖凡七

僕自頗知學來讀宋先儒書以爲諸先正真堯舜孔孟也故於通書稱其爲二論後僅見之文尊周子爲聖人又謂得太極圖則一以貫之大程子似顏子於小學稱朱子爲聖人於家禮尊如神明曰如有用我者舉此而措之蓋全不覺其于三代以前之學有毫釐之差也惟壬康熙戊申不幸大故一一式遵文公家禮罔敢隕越身歷之際微覺有違于性情者哀毀中亦不能辨也及

運天地間二氣四德化生萬物之圖



讀記中喪禮始知其多錯誤卒哭王子法乾來吊淵之日信乎非聖人不可制作非聖人亦不可刪定也朱子之脩禮猶屬僭也蓋始知其非聖人也至練後哀慟殺

又病不能純哀思不若于哀不至時畧觀書于是檢性理一册至朱子性圖反覆不能解久之猛思朱子益爲氣質之性而圖也猛思堯舜禹湯以及周孔諸聖皆未嘗言氣質之性有惡也猛思孟子性善才情皆可爲善之論誠可以建天地質鬼神考前王俟百世而諸儒不能及也乃爲妄見圖凡七以申明孟子本意此則其總圖也大圈天道統體也上帝主宰其中不可以圖也左陽也右陰也合之則陰陽無間也陰陽流行而爲四德元亨利貞也四德先儒即分春夏秋冬論語所謂四時行也橫豎正畫四德正氣正理之達也四角斜畫四德間氣間理之達也交斜之畫象交通也滿面小點象萬物之化生也莫不交通

莫不化生也無非是氣是理也知理氣融爲一片則知陰陽二氣天道之良能也元亨利貞四德陰陽二氣之良能也化生萬物元亨利貞四德之良能也知天道之二氣二氣之四德四德之生萬物莫非良能則可以觀此圖矣萬物之性此理之賦也萬物之氣質此氣之凝也正者此理此氣也閒者亦此理此氣也交雜者莫非此理此氣也高明者此理此氣也卑暗者亦此理此氣也清厚者此理此氣也濁薄者亦此理此氣也長短偏全通塞莫非此理此氣也至于人則尤爲萬物之粹所謂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二氣四德者未凝結之人也人者已凝結之二氣四德也存之爲仁義禮智謂之性

者以在內之元亨利貞名之也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謂之情者以及物之元亨利貞言之也才者性之爲情者也是元亨利貞之力也謂情有惡是謂已發之元亨利貞非未發之元亨利貞也謂才有惡是謂蓄者元亨利貞能作者非元亨利貞也謂氣質有惡是元亨利貞之理謂之天道元亨利貞之氣不謂之天道也意天下有無理之氣乎有無氣之理乎有二氣四德外之理氣乎惡其發者是卽惡其存之漸也惡其力者是卽惡其本之漸也惡其氣者是卽惡其理之漸也何也人之性卽天之道也以性爲有惡則必以天道爲有惡矣以情爲有惡則必以元亨利貞爲有惡矣以才爲有惡

則必以天道流行乾乾不息者亦有惡矣其勢不盡返三才而毀滅之不已也嗚呼漢魏以來異端昌熾如洪水滔天吾聖人之道如病蠶吐絲迨于五季而倍微嘗此時而以惑于異端者誣聖曰聖人之言性本如是也必諸先正之所不忍天道昭布現前如此聖經賢傳指示親切如此而必以惑于世俗者誣天曰天生人之氣質本有惡也亦必諸先正之所不敢其為此論特如時諺所云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耳是圖也正就程張朱發明精確者一推衍之非敢謂于先儒之見有加也特不雜于荀楊佛老而已矣正即氣質之性一訂釋之非謂無氣質之性也特不雜以引蔽習染而已矣意之不能

蓋者仍詳說于各圖下無非欲人共見乎天道之無他人性之本善使古聖賢性習之原古昭然復明于世則人知爲絲毫之惡皆自黜其光榮之本體極神聖之善始自踐其固有之形骸而異端乘性轉形因而滅絕倫紀之說自不得以惑人心喜靜惡動因而廢棄六藝之妄自不得以蕪正道諸先正之英靈必深喜其偶說頓洗而大快乎聖道重光僕或幸可以告無罪矣其辭不副意未足闡天人之秘或反汨性理者庸陋亦不敢自保其無也願長者其賜敎焉

陰陽流行而爲四德順者如春德與夏德順也逆者如春德與秋德逆也交者二德合或三四合也通者自一

二氣四德順逆交通錯綜薰烝變易感觸聚散卷舒以化生萬物之圖

正
亨利之間
正
利貞之間
正
貞元之間
正
元亨之間
亨
元　中　利
貞

以下三圖即就總圖中摘出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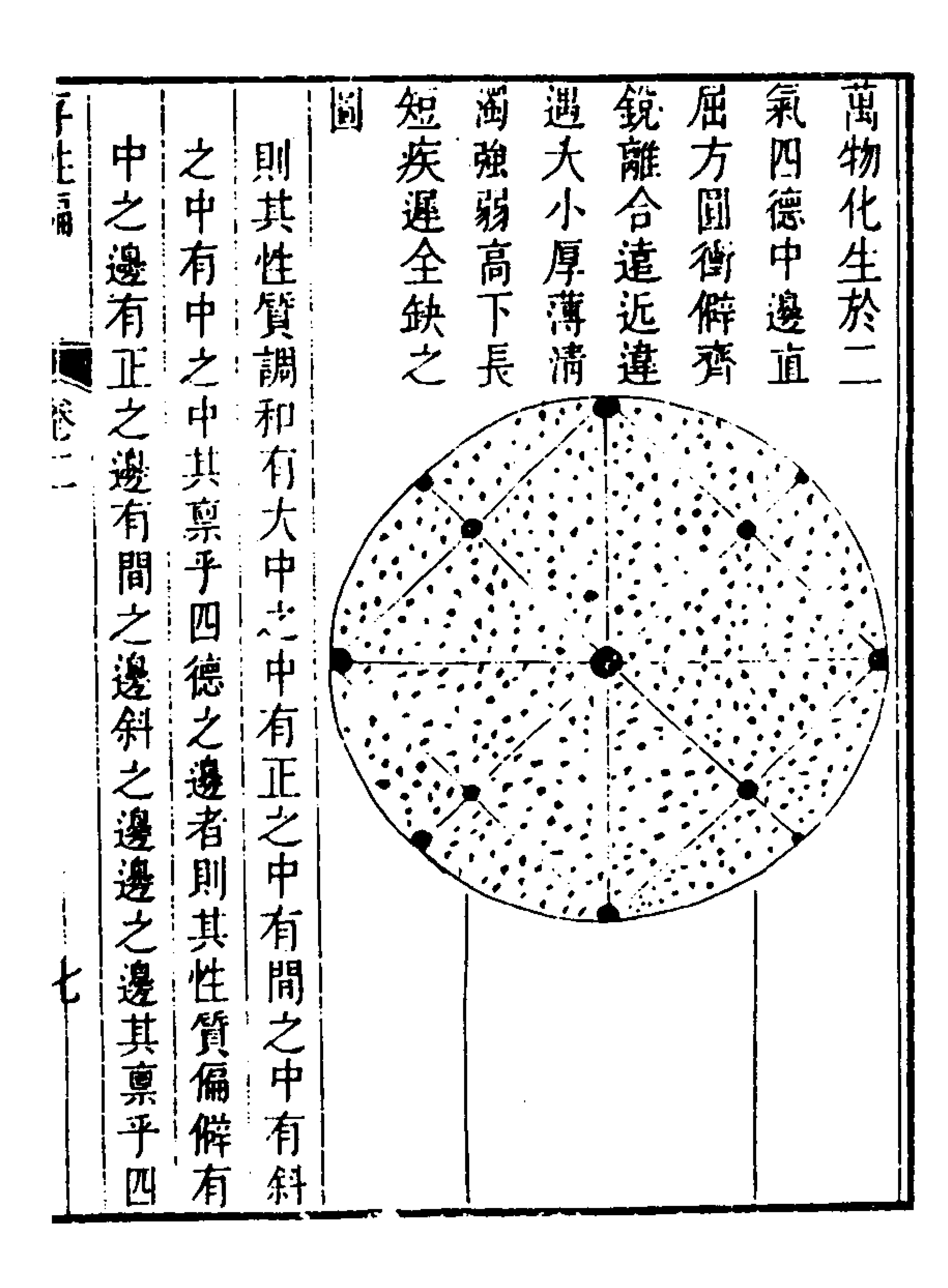
德達一德或中達正間正間達中正達間間達正正正達間間達之類也錯者陰陽剛柔彼此相對也綜者陰陽剛柔上下相穿也熏者如香之薰物居此及彼以虛

洽實不必形接而臭至之也悉者如悉食如天地絪縕下漸上也一發而普遍也變者化也有而無也無而有也或德相變或正間斜相變也如田鼠化爲鴽雀化爲蛤之變也易者神也往來也更代也治也陽乘陰陰承陽也感者遥應也如感月光感蒼龍感流星之類是也觸者邂逅也不期遇也如一流復遇一流舟行遇山火發遇雨雲集遇風之類是也聚者理氣結也一德聚或二三四德共聚也散者散其聚也舒者縷長直去也卷者廻其舒也十六者四德之變也德惟四而其變十六十六之變不可勝窮焉爲運不息也止有常也照臨薄食也燦列流隕進退隱見也吹噓震盪也高下平陂土石

毛枯也會分燥濕流止也稱老彫留材灰也飛潛蠕植不可紀之狀也至于人清濁厚薄長短高下或有所清有所濁有時厚有時薄大長小長大短小短時高時下參差無盡之變皆四德之妙所爲也世固有妖氛癘亦因人物有所激感而成如人性之有引蔽習染而非其本然也或謂既已感激而成妖孽則稟是氣而生者即爲惡氣惡質不知雖極汚穢及其生物仍返其元猶是純潔精粹二氣四德之人不即汚穢也如糞中生五穀瓜蔬俱成佳品斷不臭惡穢朽生芝鯀晙生聖此其彰明較著者也

四德之理氣分合交感而生萬物其稟乎四德之中者

萬物化生於二氣四德中邊直屈方圓衡僻齊銳離合遠近違遇大小厚薄清濁強弱高下長短疾遲全缺之圖



則其性質調和有大中之中有正之中有間之中有斜之中有中之中其稟乎四德之邊者則其性質偏僻有中之邊有正之邊有間之邊斜之邊邊邊之邊其稟乎四

德之直者則性質端果有中之直正之直間之直斜之直直之直其稟乎四德之屈者則性質曲折有中之屈有正之屈間之屈斜之屈屈之屈其稟乎四德之方者則性質板稜有中之方正之方間之方有斜之方方之方其稟乎圓者則性質通便有中之圓正之圓間之圓斜之圓圓之圓其稟乎四德之衡者則性質繁華有中之衡有正之衡有間之衡有斜之衡有衡之衡其稟乎僻者則其性質閒靜有中之僻正之僻間之僻有斜之僻有僻之僻其稟乎四德之齊者性質漸鈍稟乎四德之銳者性質尖巧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稟乎四德之離者性質孤踈稟乎四德之合者性質親密亦有中正

間斜之分焉稟乎四德之遠者則性質奔馳稟乎四德之近者則性質拘謹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其稟乎達者性質乖左稟乎遇者性質湊濟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稟乎大者性質廣濶稟乎小者性質狹隘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至于得其厚者敦龐得其薄者磽瘠得其清者聰明得其濁者愚蠢得其強者壯往得其弱者退諉得其高者尊貴得其下者卑賤得其長者壽固得其短者夭折得其疾者早速得其遲者晚滯得其全者克滿得其缺者破敗亦莫不有中正間斜之別焉此三十二類者又十六變之變也三十二類之變又不可勝窮焉然而不可勝窮者不外于三十二類也三十二類不

外于十六變也十六變不外四德也四德不外于二氣二氣不外于天道也舉不得以惡言也昆蟲艸木蛇蠍豺狼皆此天道之理之氣所爲而不可以惡言況所稱受天地之中得天地之粹者乎

單繪一隅即
元亨以見意
之圖

既有萬物圖復摘繪其一隅者全圖意有所不能盡復即一隅以盡其曲折也此上黑點亦象萬物姑以人之性質言之如中角半大點理氣會其大中四德全體無

不可通而元亨爲尤盛得其理氣以生人則惻隱辭讓多或裏元而表亨則中惠貌莊之人也或裏亨而表元則中嚴貌順之人也然以得中也四德無不可通也則有爲聖人者焉有爲賢人者焉有爲士者焉以通元亨之間去利貞之濟遠也則亦有爲常人者焉皆行生之自然不可齊也仁之勝者聖如伊尹賢如顏子士如黃憲常人如里巷中溫厚之人禮之勝者聖如周公賢如子華士如樊英常人如里巷矜持之人南邊一大點則偏亨用事禮勝可知也準中之禮盛側而達乎元者頗難達乎利貞者尤難然而可通乎中以及乎貞可邊通乎元利可斜通乎利亨之交可邊通乎亨利之間而因

應乎元貞之間可邊通乎亨元之間而因應乎貞利之間可斜通乎亨元之交故雖禮勝而四德皆通無不可爲樊英子華周公也東邊一大點則偏元用事仁勝可知也準中之仁勝倒而達乎亨者難達乎貞利者更難然而可通乎中以及于利可邊通乎貞亨可斜通乎貞元之交可邊通乎元貞之間而因應乎利亨之間可邊通乎元亨之間而亦因應乎利貞之間可斜通乎元亨之交故雖仁勝而四德皆通亦無不可爲叔度顏子伊尹也東南隅一大點元亨之間也然直通元亨之斜以達于中而與貞利之間爲正應雖間而用力爲之亦無不可爲黃樊顏西伊周也隅中一大點居元亨斜間之

交而似中非中然斜中達于大中而通及貞利雖間斜
而用力爲之亦無不可爲黃奘顏西伊周也其隅中若
干小點或大或小或方或圓或齊或銳或疎或密或衝
或僻或近中或近正或近間或近斜或近元或近亨薔
亦莫不以一德或二德總合四德之氣理而寓一中所
謂人得天地之中以生也是故通塞正曲雖各有不同
而盈宇宙無異氣無異理苟勉力爲之而勿刻以行其
惻隱不傲以行其恭敬亦無不可爲黃奘顏西伊周也
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全體從可知矣
圈心也仁義禮智性也心一理而統此四者非塊然有
四件也旣非塊然四件何由而名爲仁義禮智也以發

孟子性情才皆善之圖

惻隱
羞惡
仁　義　禮　智
辭讓
是非

之者知之也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也發者情也能發而見于事者才也則非情才無以見性非氣質無所爲情才卽無所爲性是情非他卽性之見也才非他卽性

之能也氣質非他卽性情才之氣質也一理而異其名也若謂性善而才情有惡譬則苗矣是謂種麻而秸實遂雜麥也性善而氣質有惡譬則樹矣是謂內之神理屬柳而外之枝幹乃爲槐也自有天地以來有是理乎後儒之言性也以天道人性攙而言之後儒之認才情氣質也以才情氣質與引蔽習染者雜而言之以天道攙人性未甚害乎性以引蔽習染雜才情氣質則大誣乎才情氣質矣此無他認接樹作本樹也嗚呼此豈樹之情也哉

中渾然一性善也見當愛之物而情之惻隱能直及之是性之仁其能惻隱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斷之物而羞

孟子性情才皆善爲不善非才之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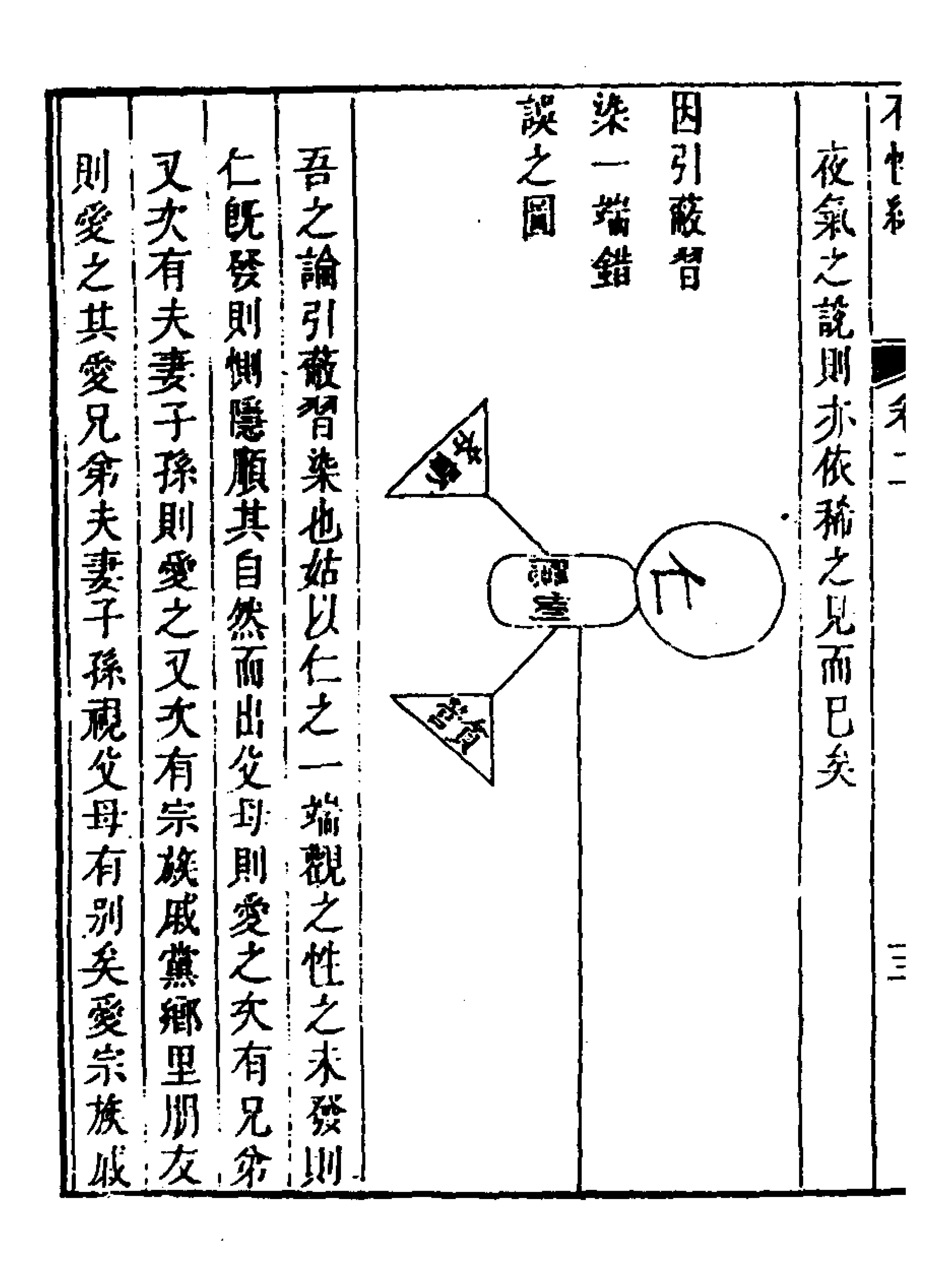
惡能直及之是性之義其能羞惡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敬之物而辭讓能直及之是性之禮其能辭讓以及物者才也見當辨之物而是非能直及之是性之智其能是非以及物者才也不惟聖賢與道爲一雖常人率性亦皆如此更無惡之可言故孟子曰性善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若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及世昧紛乘貞邪不一惟聖人稟有全德大中至正順應而不失其則下此者財色誘于外引而之左則徹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貪營之剛惡出焉私小據于已引而之右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鄙吝之柔惡出于以至羞惡被引而爲侮奪殘忍辭讓被引而爲僞飾諂媚

是非被引而爲奸雄小巧種種之惡所從來也然種種之惡非其不學之能不慮之知必且進退齟齬本體時見不純爲貪營鄙吝諸惡也猶未與財色等相習而染也斯時也惟賢士豪傑稟有大力或自性覺悟或師友提撕知過而善反其天又下此者賦稟偏駁引之既易而反之甚難引愈頻而蔽愈遠習漸久而染漸深以至染成貪營鄙吝之性之情而本來之仁不可知矣染成侮奪殘忍之性之情而本來之義不可知矣染成僞飾諂媚之性之情與奸雄小巧之性之情而本來之禮智俱不可知矣嗚呼禍始引蔽成于習染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可爲聖人之身竟呼之曰禽獸猶幣帛素色而

既汚之後遂呼之曰赤帛黑帛也而豈其材之本然哉
然人爲萬物之靈又非幣帛所可倫也幣帛既染雖故
質尚在而驟不能復素人則極凶大慾本體自在胜視
反不反力不力之間耳嘗言盜蹠天下之極惡矣年年
八十染之至深矣倘乍見孺子入井亦必有怵惕惻隱
之心但習染重者不易反也爲一吏婦淫奢無度已逾
四旬疑其習與性成矣丁亥城破産失歸田朴素勤儉
一如農家乃知繁華囹圄數年而出之孔子之堂又數
年亦可復善吾故曰不惟有生之初不可謂氣質有惡
即習染凶極之餘亦不可謂氣質有惡也此孟子夜氣
之論所以有功于天下後世也程朱未識此意而甚快

夜氣之說則亦依稀之見而已矣

因引蔽習
染一端錯
誤之圖



吾之論引蔽習染也姑以仁之一端觀之性之未發則仁既發則惻隱順其自然而出父母則愛之次有兄弟又次有夫妻子孫則愛之又次有宗族戚黨鄉里朋友則愛之其愛兄弟夫妻子孫視父母有別矣愛宗族戚

黨鄉里親兄弟夫妻子孫又有別矣至于愛百姓又別愛鳥獸草木又別矣此乃天地間自然有此倫類自然有此仁自然有此差等不由人造作不由人意見推之義禮智無不皆然故曰渾天地間一性善也故曰無性外之物也但氣質偏駁者易流見妻子可愛反以愛父母者愛之父母反不愛焉見鳥獸草木可愛反以愛人者愛之人反不愛焉是謂貪營鄙吝以至貪所愛而弒父弒君吝所愛而殺身喪國皆非其愛之罪誤愛之罪也又不特不仁而已也至于愛不獲宜而爲不義愛無節文而爲無禮愛昏其明而爲不智皆一誤爲之也固非仁之罪也亦豈惻隱之罪哉使篤愛于父母則愛妻

子非惡也使篤愛于人則愛物非惡也如火烹炮水滋潤刀殺賊何咎或火灼人水溺人刀殺人非火水刀之罪也亦非其熱寒利之罪也手持他人物足行不正途非手足之罪也亦非持行之罪也耳聽邪聲目視邪色非耳目之罪也亦非視聽之罪也皆誤也皆誤用其情也誤始惡不誤不惡也引蔽始誤不引蔽不誤也習染始終誤不習染不終誤也去其引蔽習染者則猶是愛之情也猶是愛之才也猶是用愛之人之氣質也而惻其所當惻隱其所當隱仁之性復矣義禮智猶是也故曰率性之謂道也故曰道不遠人也程朱惟見性善不真反以氣質爲有惡而求變化之是戕賊人以爲仁義

遠人以爲道矣然則氣質偏駁者欲使私欲不能引染
如之何惟在明明德而已存養省察磨勵乎詩書之中
涵濡乎禮樂之塲周孔教人之成法固在也自治以此
治人即以此使天下相習于善而預遠其引蔽習染所
謂以人治人也若靜坐閉眼但可供精神短淺者一時
之葆攝訓詁著述亦止許承接秦火者一時之補苴如
謂此爲主敬此爲致知此爲有功民物僕則不敢爲諸
先正黨也故曰欲粗之于周孔之道者大管小管也欲
精之于周孔之道者大佛小佛也
又如仁之勝者愛用事其事亦有別矣如士庶人卿大
夫諸侯天子之愛親見諸孝經者仁之中也有大夫而

奉親如士庶者不及士庶如大夫之奉親者過而未失乎發之之正也吾故曰不中節亦非惡也惟堂有父母而懷甘旨入私室則惡矣若甘旨進父母何惡室有妻媵而辱恩情于匹配則惡矣若恩情施妻媵何惡故吾嘗言竹節或多或少皆善也惟節外生蛀乃惡也然竹之生蛀能自主哉人則明德明而引蔽自不乘故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全體者爲全體之聖賢偏勝者爲偏至之聖賢下至椿津之友恭牛弘之寬恕皆不可謂非一節之聖宋儒乃以偏爲惡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未可以引蔽之偏誣偏也木火一𨻶圖中仁勝之說可玩也或疑仁勝而無義則泛濫失宜將

愛父母如路人對盜賊而欲獻豈不成其不宜之惡乎仁勝而無禮則節文不敷將養父母同犬馬踰東家摟處子豈不成其不檢之惡乎仁勝而不智則可否無辨將從井救人莫知子惡豈不成其迷惑之惡乎寻以爲此必不知性者之言也夫性則必如吾前仁之一端之說斷無天生之仁而有視父母如路人諸惡者葢本性之仁必寓有義禮智四德不相離也但不盡如聖人之全相濟如撝耳試觀天下雖甚和厚人不能無所羞惡無所辭讓無所是非但不如聖人之大中相濟適當耳其有愛父母同路人對盜賊而欲獻等惡者必其有所引蔽習染而非赤子之仁也禮義智猶是也熟閱孟子

而盡其意細觀赤子而得其情則孔孟之性旨明而心性非精氣質非粗不惟氣質非吾性之累害而且舍氣質無以存養心性則吾所謂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是也是明明德之學也即謂爲變化氣質之功亦無不可有志者倘實以是爲學爲教斯孔門之博文約禮孟子之存心養性乃再見于今日而吾儒有學術天下有治平異端淨掃復覩三代乾坤矣

圖跋

嗟乎性不可以言傳也而可以圖寫乎雖果見孔孟所謂性且不可言傳圖寫而況下愚不足問性道如僕者乎但偶爾一綫悟機似有彷彿乎方寸者此或僕一人

之所謂性尚非孔孟所謂性未可知也况僕所見尚有
不能圖盡者乎語云理之不可見者言以明之言之不
能盡者圖以示之圖之不能盡者意以會之吾願觀者
爭其旨于圖間會其意于圖外假之以宣自心之性靈
因之以察僕心之愚見庶不至以佛氏六賊之說誣吾
才情氣質或因此而實見孔孟之所謂性亦未可知也
若指某圈曰此性也某畫曰此情也某點曰此氣質也
某形勢曰此性情才質之皆善無惡也則膠柱鼓瑟而
于七圖無往不杆格背戾且于僕所謂一綫者而不可
得又安望由此以得孔孟所謂性乎恐此圖之爲性害
更有甚于宋儒之說者矣雖然即使天下後世果各出

其心意以會乎僕一綫之意遂因以見乎孔孟之意猶非區區苦心之所望也僕所望者明乎孔孟之性道而荀楊周程張朱釋老之性道可以不言也明乎孔孟之不欲言性道而孔孟之性道亦可以不言也而性道始可明矣或曰孔子罕言矣孟子動言性善何言乎不欲言也曰有告子二或人之性道孟子不得已而言性善也猶今日有荀楊佛老程張之性道吾不得已而言才情氣質之善也試觀答告子諸人但取足以折其詞而止初未嘗言性善所由然之故猶孔子之罕言也宋人不解而反譏其不備誤矣或曰吾儒不言性道將何以體性道盡性道余曰吾儒日言性道而天下不聞也日

體性道而天下相安也曰盡性道而天下相忘也惟言乎性道之作用則六德六行六藝也惟體乎性道之功力則習行乎六德六行六藝也惟各究乎性道之事業則在下者師若弟在上者君臣及民無不相化乎德與行藝而此外無學教無成乎也如上天不言而時行物生而聖人體天立教之意著矣性情之本然見氣質之能事畢矣而吾之七圖亦可以焚矣故是編後文之以存學存治云

附錄同人語

上谷石卿張氏曰性即是氣質底性堯舜底氣質便有堯舜底性呆獃底氣質便有呆獃的性而究不可謂性惡

又曰人性無二不可從宋儒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

先生賜教在未著存性前惜當時方執程朱之見與之反覆辯難及丧中悟性始思先生言性眞確期服闋入郡相質而先生竟捐館矣嗚呼安得復如先生者而與之言性哉

督亢介祺王氏曰氣質即是這身子不成孩提之童性善身子偏有不善

又曰天生人來渾脫是箇善

又曰氣質天命分二不得

書後

孟子曰性善即魯論之性相近也言本善也晏子曰汩俗

移質習染移性卽魯論之習相遠也言惡所由起也後儒不解忽曰氣質有惡而性亂矣聖賢之言背矣先生辭而辯之功豈在禹下哉特先生性圖入太極五行諸說則于後儒誤論當時尚有未盡洒者㙉後質先生曰周子太極圖眞元品道家圖也易有太極兩儀指揲蓍言非謂太極爲一物而生天地萬物也五行爲六府之五乃流行於世以爲民物用者故箕子論鯀罪曰汨陳其五行非謂五行握自帝天而能生人生物也生尅乃鄒衍以後方家批說聖經無有先生曰然吾將更之及先生卒後披其稿則更者十七而未及卒業于是承先生意而滌洗之如右康熙

乙酉三月上浣蠡吾門人李㙉書